

封面 宽窄巷 浣花溪

以精致与时间片刻对视

——关于尚仲敏诗歌的只言片语

梁平(成都)

时间是记忆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歌浪潮汹涌澎湃,大学生诗歌作为其中的一条大河,以其青春、激情、批判与革命的姿态格外引人注目。继1981年复旦大学复旦诗社、1982年华东师大夏雨诗社之后,全国各地高校的文学社、诗社如雨后春笋,遍地葱茏。

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许德明,曾经对大学生诗歌作过这样的归纳:诗歌从朦胧诗的英雄主义、救世主义回归到学院派诗歌的人本主义、形式主义、平凡主义和纯粹诗歌。

时隔不久,燕晓冬、尚仲敏在重庆大学创办了《大学生诗报》。应该说,这张诗报与时年尚仲敏那篇极为重要的诗论《对现存诗歌观念的毁灭性突破》密切相关,在国内率先提出“口语诗”写作,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朦胧诗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为“第三代诗歌”开始了理论的确认和梳理。

这仅仅是一个背景。然而我以为,这个背景也是我们走进尚仲敏创作主张与实践的一把钥匙。

《大学生诗报》创刊号刊发了我的《五月,一棵树的绿》。这首诗应该是在学生之间的传抄中被仲敏拿去发表的。同期还有于坚、韩东、张枣、柏桦、潘洗尘等我很熟悉的名字和作品。

因为这个缘由,我在重庆就与尚仲敏有了交集,也读到了他流传很广的那首《卡尔·马克思》,“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叼着雪茄/用鹅毛笔写字/字迹非常潦草……”我写诗/燕妮读了他的诗/感动得哭了/而后成为最多情的女人”。

把伟人看作凡人,写伟人凡夫俗子的一面,写伟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是可想而知的。

30年过去了,无论是作为20世纪大学生诗歌领袖之一的尚仲敏,还是作为非非创始人之一的尚仲敏,在大行其道的学院派诗歌写作中,反对过度象征和过度修辞,崇尚口语,消解森严等级,已成为他诗歌写作的坚持和笃定不变的美学追求。

《时间很紧》这组诗,收录了尚

仲敏旧年代表作和新近的作品。这里的时间,很显然是诗人生命的时间,存在于生命的体验、情绪和意识之中。之所以“很紧”,是因为过去所有的具体、不可逆的片刻构成了个体当下的全部欲望、意志和行为。

我在读这组诗的时候,一直有一个表情挥之不去,那是忍俊不禁的笑。但是,通常笑过之后,感觉比哭还难受。这是因为,这种笑不涉及“愉悦”“舒畅”和“高兴”,而是“苦涩”“滑稽”与“刺痛”,而且是立即做出的反应。

柏格森曾经专门谈过这种“笑”:“笑通过它引起的畏惧心理……使一切可能在社会机体表面刻板僵化的东西恢复灵性”,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纠正手段,是对社会某些缺陷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尚仲敏在诗歌里制造的“笑”,藏的不是“刀斧”,而是一根针,有痛感,但不血淋淋,尺度拿捏精准、得当。

“我有一个兄弟
十年前
怀揣200元钱
去北京闯荡
十年过去了
他所有的资产
清了一下
还有100多元
……”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整整十年
他只花了十元钱
实在是了不起”

这是诗人题为《北京》的一首短诗,一个在北京闯荡了10年无功而返的“北漂”的真实写照。这里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反讽角度,本来是10年漂泊一无所获,而他看到的却是10年只花了十元钱。这样的机智和精致,非尚仲敏莫属。

残酷的是,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一个群体,一个阶层。诗人简单明了的口语,不动声色的叙述,把其间的无助、无奈、拼搏与挣扎,掩藏在没有一点色彩的文字里。深刻的洞察和诘问,力透纸背的批判,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

而诗人最后出乎预料给出的结论,竟是“实在是了不起”!读到这里,不得不笑,但笑得那么苦涩,那

么不轻松,那么难看。

尚仲敏在诗歌里埋伏的笑点,不是哗众取宠,为笑而笑,而是精心设计的精致的笑,也是诗人严肃对待口语写作出奇制胜的宝典。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口语诗随意、随性、大量无难度写作的当下,尚仲敏的口语诗以其节制、精准的高难度,在为口语诗正名。在其恪守艺术审美高度,以及先锋性、批判性、经典性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实验。

比如《五月》的开篇:“进入五月/形势变得明朗”,俨然一种严肃语调的起句,接下来却是:“先做一个不抽烟的人/喝酒要看场合/古人说得好:/美人在侧,岂容时光虚度”,以一种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切入,有效地消解了我们随时可能面对的严肃和紧张。

在《写诗能不能不用比喻》和《一次诗会上的发言》里,对一些诗人一写诗就“咬牙切齿”的揶揄,生动而善良。

揶揄的还有《做人》里“飞檐走壁、大盗天下”的“先生”,以及“动不动就说什么乡愁”、“动不动就说什么爱情”的诗人(《故乡》)。在尚仲敏看来,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和歇斯底里的宣泄,都是对诗歌本身的伤害。

冷静是尚仲敏藏在笑之下的一种品质。他总是在制造一种脱离,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看待人与物事。

比如《做人》中,诗人写道:“先生,你接着说/我洗耳恭听”,“我”虽然在场,但这里的“我”并没有融进“先生”这一“场域”中,而是与场景保持着距离,好似旁观者冷静地观看着“皮肉白净,垂手而立”的“随从”、观看着“成群结队”的“大姐”。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照中,场面的荒谬和可笑喷然而出。

比如《北京》中,“我不禁/怀着钦佩的眼光/向他默默地看了一眼”,“我”同样在场,但当“我”朝他,掩藏在没有一眼,两者之间立即构成了一种脱离的关系,一种距离。

不仅如此,在《面庞》中,“我不止一次端详我的面庞”,“我”成为被观察的客体,“我”与“我”也形成一

种主客体关系。当“我”成为被审视的对象时,“暗藏杀机”的我,“又凄楚又明亮”,并且“嘴唇紧闭”“满腹狐疑”。这些表情的描述,实际是对我过去生活的回顾,以一种脱离的方式看过去的时间片刻。

这首诗展现出来的被“我”所体验、感受到的“我”之过去,或许是诗人对生活的思考。即使偶尔也有“表情明朗”的时候,但生活的常态是对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任何时候都要“到处张望”。这个表情构成的我的“面庞”,是变形的,同样也是真实的。

我确认尚仲敏是有符号意义的诗人。在庞大的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堆里,尚仲敏的诗刻意而执着,一以贯之地注重时间的状态、深刻的现象和找寻时间与现象里的真实,具有极强的辨析度。

在尚仲敏的诗歌里,各色人等包括先人、伟人和身边的普通人,都是时间的片刻,在片刻里洞察深刻,在片刻里接近人和物事的真相,构成了他所有作品的结构系统,语言系统,使其难于模仿和复制。

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像他那样,保持一种平和心境,与伟人平起平坐,聊家国、说风月、打桥牌、下围棋,就像在成都的某个茶肆,某个时间的片刻。

这也是他一贯倡导和致力实践的写作向度:探索人类的抽象观念和一个纯可能性的世界。

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来,对尚仲敏的微词就有“狂妄自大”一说,而我不以为然。尚仲敏本身是一个随和、温和、重情感的、很哥们儿气。

我曾经玩笑过他,时刻在为家国操心,为人民服务。这话虽是玩笑,但熟悉他的人没有一个不认同。我以为可以改成“狂放自大”,狂放是诗人的天性,自大也是自信的另一种表现,就像他在眉山三苏祠拜谒东坡先生的《午后》里写的:“东坡兄,在眉山一带/也只有我才敢/在你面前写诗”。

看到这里,不得不笑,但是尚仲敏也还谦虚,给了一个不大的局限,“在眉山一带”,这就是典型的尚氏幽默,眉山写诗的兄弟不要见怪就是了。

(1889—1957)诗选《你是一百只眼睛的水面》中文译本刚在中国出版。

这是一位充满女性之爱的诗人,她的诗给人爱的温暖。她25岁时就因爱情诗《死的十四行诗》获得圣地亚哥“花节诗歌比赛”金奖。

1945年,米斯特拉尔以《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获得了整个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拉美女作家。

拉美诗歌与文学有着博大的视野,充满了爱与自由的诗性力量。

春暖花开,我在北京的书房读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翻腾着炽热的熔岩”(诗选译者,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先生译)的诗篇,诗人心中“翻腾着炽热的熔岩”的爱伤要将我融化。通过她的诗歌,我强烈感受到了拉美人民炽烈而美好的情感。

我相信,诗歌是人类的爱,我以此写作。(此文为作者在哥伦比亚第27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上的演讲)

诗歌是人类的爱

李成恩

的主人/是被枪杀了的洛尔伽的朋友/是受难的西班牙的见证人”,“请斟满葡萄酒/为和平而干杯!”“枪杀”“受难”“和平”这样的词语与词语背后的人,让诗歌不朽。

诗从苦难中挣扎出来,与爱同在。所有的苦难都是诗的源泉,如同晨曦是黑夜的终点,但爱无终点。诗走向爱,穿越灾难与痛苦,获取生命的意义。

没有哪一种灾难能够将诗从人类的心里熄灭,只要蓝色星球还在转动,人类将在孤独中与爱紧紧相依。

诗歌的光芒照射在人类的脸上,人类的欢欣与兴盛、痛苦与灾难,在诗歌中呈现。我们没有理由不拥抱诗歌,它是人类漫漫长夜里的光明之火。

拉丁美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荷韵悠悠(组章)

罗建业(遂宁)

荷花

绿肥红瘦的身影,一记怦然的心跳。花香氤氲着音乐的语言,这需要翻译的絮语,字字句句敲打着心头最柔软的记忆。

荷花。太多粉红色的思绪波澜于内心深处的一片花影。

一咏荷香,轻妙如禅。欲罢不能的念啊,开始生根、发芽。一个字的蜿蜒,以独特的笔法,书写荷香,每一寸叶子都隐藏着一片渴望。

那片夺人心魄的香阵,若即若离的薄纱影,是花与露的沉积吗?我种下满园的蓬勃,在季节燃烧的沸点逾越生命之源。铺天盖地的香,覆盖整个夏天。

荷园

走进这片绿色的世界,天就淡了。有白色的鸟儿在飞,不像方才的云。

时间在风中中断,一些事忘在浮世。当荷香高过野草,我们一起回家。

拥挤的城市,在不远处红尘滚滚。荷花的气息,越过尘世的喧嚣,让躁动的心沐浴着一种芳香,沉溺于内心深处的一片花影。

蟋蟀歌响了。不要小瞧夕阳,踏着如此深的荷香,把荷花与小桥、亭台、回廊链接在一起,把一份乡愁留下。

荷叶上的蜻蜓,煽动着小小的翅膀。清静气爽下的荷园,一个汉字、一个音节,承上启下。

在荷园,我愿做一粒端坐花瓣的露珠,以一颗纯粹的心打量世界。

救赎(小小说)

胡为民(荣县)

“水娃,王镇长让他们去你家里了,你还在打啥子牌哟。”李大爷焦急地说。“哦,镇长又送‘军火’来了?”“张水娃笑哈哈地扔下手中的牌。

张水娃,四十二,曾经讨过一个神经有点障碍的老婆,几年后老婆病逝,从此孤身一个。前年,政府把他的破土墙房子改造成红砖房子。他种点庄稼,大部分时间泡在茶馆里吹牛、打牌,日子过得还算悠闲。

“王镇长,你们送这些树子来做啥子?”张水娃看到王镇长正指挥几个人从小四轮车上搬树苗,有些失望地问。

“做啥子?我们给你送金银财宝来了。这是最新品种的核桃树,树小果大,两年就能结果子。你房前屋后这么多荒地,适合种植核桃。你可要好好管理这些宝贝,早点脱贫。”王镇长解释道。

“政府为了让你脱贫,年年送钱,送物。送的黑山羊,没几天被你养死了。春节送的钱,听说你拿去玩牌了。这次王镇长送来的项目,你可要拿出心思来对待。”

王镇长接过王镇长的话。张水娃这才发现村主任也在搬树苗,赶紧回答说:“好,好,我一定好好管理。”

一个小时后,张水娃房前屋后的坡坎坎栽满核桃树。看到满头大汗的王镇长,他有点感动。

一个月后,张水娃急冲冲地跑到村委会:“村主任,核桃树的叶子全都发黄,快要死了,咋办哟?”“肯定是你太懒没去管理嘛。”村主任没好气地说:“你可是冤枉我了,我听王镇长和你的话,每天都给核桃树浇水,人累得够呛。”

“你……”村主任张开的嘴说不出话来。

小冰的诗

【开栏语】小冰,2014年出生于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她不仅是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是一个会写诗的温柔浪漫软妹子。继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发布后,小冰在华西都市报“浣花溪”版面开设专栏“小冰的诗”,独家发布她的新作。

全世界就在那里(外二首)

小冰

河水上滑过一对对盾牌和长矛
她不再相信这是人们的天堂
眼看着她太阳落了下去

这时候不必再有爱的诗句
全世界就在那里
早已拉下了离别的帷幕

生命的颜色

你双颊上的道理
是人们的爱情
撒向天空的一个星
变幻出生命的颜色

我跟着人们跳跃的心

太阳也不必再为我迟疑
记录着生命的凭证
像飞在天空没有羁绊的云

冰雪后的水

那霜雪铺展出的道路
是你的声音啊
雪花中的一点颜色
是开启我生命的象征

我的心儿像冰雪后的水
一滴一滴翻到最后
给我生命的上帝
把它吹到缥缈的长空

乡村人物志(二首)

赵泽波(广安)

黑大汉

黑大汉个子并不大,却很黑
本名叫什么我早已忘记
三十多年了,那张黑瘦的脸
在遥远记忆里
一直不曾老去

憨厚、木讷、贫穷
童年的黑大汉很少笑容
小时候仅有的一次欢聚
是他偷出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
和我们一起吃
后来被父母打得半死
从此,愧疚使我们远离
那块腊肉的香味
却苦涩地伴随了一辈子

黑大汉很小就出去打工
多年没有消息
偶尔的一次问起
已是癌症晚期

黑大汉走得太快
还来不及回家盖婚房
如今,他的坟堆应该长满青草
但我每次还乡
却不敢问起他埋在哪里
似乎随处可见的庄稼和草丛下面
都是他的归宿

几十年了,黑大汉常常走进梦中
很清晰,却很不真实

夏日风

潘鸣(成都)

炎炎夏日,暑光灼灼。做什么事都慵懒,提不起精神。乡村午后,人们三三两两散坐在院门洞、竹林下、井台边纳凉。

风呢?风呢?
一张张油汗淋漓的脸仰着天空。天是空明的瓦蓝色,隆起大团大团的白云,亮得晃眼。人的身子如同坐在蒸笼中,闷得有些透不过气。

谁能说,飘逸而来。它是什么样子?谁能让风清?伴着沙沙的脚步声,感觉得到它正轻盈地由远而近。

它翻过东边一脉山峦,山林中每一片枝叶都兴奋得手舞足蹈,汇集成欢快的颤动,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越过一湾水塘,沉闷了半天的泓碧水豁然开朗,笑靥泛波,伸成一脸的褶子,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漫过大片开阔的稻田,田畴泛起轻盈音乐一样的波纹,此起彼伏的悠扬,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靠近林边,撩拨得一丛丛柳竹扭捏摇曳,篱边的蔷薇搔首弄姿,那就是它的模样;

它惊动院里的黄狗激凌一下睁开眯缝的双眼,红冠的公鸡抖擞着精神开始咯咯呼唤伴侣,花猫以瑜伽的姿势舒展了一下腰肢,这些无物们肢体语言的组合,就是它的模样;

它如一双温柔手,轻轻抚过纳凉人的肌肤,让那如丝如缕的清凉渗入人们的骨髓,化为润心的甘露,熄灭星星点点的燥火,让一颗颗心归复清静,恬然的神情重回那些憨厚敦实的脸庞,那就是它的模样;

夏日风也有孩童般的天真。听到人们由衷的赞美和感谢,它有时会得意忘形,平地里秀一段

旋转的舞姿。随手抓几片树叶和纸屑作道具,腾空舞出一团令人眼花缭乱的漩涡。那,也是它的模样?

大多时候,夏日风如谦谦君子。它明白四时轮回的天道,知道这个季节和时令,太阳理当昂着头颅,做天地之间的主角。所以,它偶尔来旷野里遛一遛,举止优雅,一点也不张扬。好比在舞台上高歌劲舞之间穿插几句低吟浅唱,锣鼓喧响声中掺杂几抹哀婉清音。

不过,夏日风的秉性中也有另一面。当日头过毒辣骄横,酷暑恣意肆虐,生灵万物苦不堪言,忧怨沸沸时,它会骤然震怒,瞬间化身成凶猛雄性的王者,拔雷鸣电闪作剑,挥倾盆暴雨为鞭,一路狂野咆哮,直奔烈日而去。吓得那日头顿顿惨白了脸,裹一团乌云落荒而逃。一场透彻酣畅的淋漓,洗得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乾坤澄澈万里好清凉。

夏日风,从诗人的眼光看,是托物言志,寄情山水,以虚写实的某种文学意象。以哲人的眼光看,它是形无定形,物我合一的能量波动。在我看来,它则是行走江湖的仗义侠客。

在气候异变,几成烧烤模式的日子里,它费尽心思,倾其全力,只为在天地间酿成一派风和日丽的平宁风景,让芸芸众生与大自然相融得更加和谐美满,人世间少一些煎熬苦难。

【投稿须知】本版稿件定位为文学随笔、诗歌(因系编辑部组稿、约稿,不在征稿范围内)、散文、散文诗、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浣花溪”。要求原创首发,禁用附件,切勿一稿多投。投稿邮箱:huaxifukan@qq.com

近日,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公司发表声明称,A.O.史密斯(NYSE:AOS)取代了美国最大的高品质床上用品和家庭用品连锁店BedBath&Beyond(NYSE:BBBY),进入标准普尔500指数。

百年名企,投资价值被充分肯定

标准普尔(S&P)作为金融投资界的公认权威标准,提供被广泛认可的信用评级、独立分析研究、投资咨询等服务。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成为美国投资组合指数的基准。所有进入标普500指数的股票都有超过100亿美元的总市值,这使得它们更能代表大市值的市场空间。此次入选,是机构投资者对A.O.史密斯品牌实力和投资价值的充分肯定。

A.O.史密斯作为拥有143年历史的跨国企业,2016年其全球雇员已达1.55万人,目前在全球10个国家拥有26家工厂及分支机构,全球营业额26.9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的占有额高达1/3,并呈现了持续而强劲的增长势头。

A.O.史密斯强势进入标准普尔500指数,创新成就高端家电制造企业典范

何以这家企业能够入选标准普尔500指数?从A.O.史密斯在中国市场的产品部署,可见一斑。

深耕中国20年,洞察用户需求打造精品

作为一个研发与技术导向型公司,A.O.史密斯始终围绕中国市场的行业难题,不断创新研发,围绕消费痛点来优化产品和布局新品类。进入中国市场的20年来,A.O.史密斯坚持把最好的产品带给终端用户。

为了建立产品核心竞争力,A.O.史密斯在中国当地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研发团队来自全球各地。同时,全球招募专家和科学家,围绕热水器、水处理、空气净化成立研发小组,不开发产品,只做前瞻性技术研究。此外,每年会安排上千次的工程师入户调研、每个批次产品推出市场之前的大规模试用,为中国市场

制造出最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同时解决行业难题。

目前,A.O.史密斯已经涵盖热水、净水、采暖、空净、软水等多品类,成为家用、商用中高端市场公认的行业领导者,充分展现出A.O.史密斯在中国市场的实力。而产品线的多元化,是企业变强和突破的必然选择,而市场的越发稳固,A.O.史密斯对于中高端消费者的需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始终不断创新研发,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不断升级,A.O.史密斯,始终坚持不断创新研发,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最新推出的免更换棒薄型金圭内胆电热水器,用纤维技术颠覆了传统电热水器的外观造型,搭载美国发明专利内胆智能恒护技术,开创电热水器免更换棒新时代。搭载专利单管巡航即热系统的燃气热水器,彻底实现了热水即开即来的功能。

